讓眞情感自然流露

讀「春天華爾滋」的一點感懷

朱西甯

青春的奔躍。你在一個急驟成長的生命裏，也不至苛求甚麼玄奧。而這無可遏止的奔躍，便就是玄奧。因爲一棵新芽憑藉着甚麼猛拔起那股蠻强，無人能認識清楚。

而況，玄奧並非一種境界。王國維的『眞情感』，才是我們所要尋求的。鄭傑光散文的可愛處，卽在這眞情感上見出其足跡。

中國文人元本有一種眞情感的傳統，外族不識中國倫理，遂也不解中國文人怎能以與男女之歡的情愛相較，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眞情感，獻諸其君王、當朝、僚屬、兄弟、友人……而所有這些，尤其在西方民族眼裏看來，應屬相斥的同性。西方民族特性，在在表現于個人自我中心的對立着一切客體。卽男女結合宜屬一體而仍不免斤斤于對等的義務和權利，並以契約相制約。其所信奉的耶穌基督，元本是眞切的天人合一，但經西方的希臘化之後，竟也成爲對立的『舊約』和『新約』。於此兩者，可見一斑，其它不必細列了。至於西方民族的文明傑作——科學與民主，自更是尖銳的表現了個人自我中心的對立着『自然』和『羣體』的客體。但中國文

學上眞情感的固有傳統，却自民國初年，爲西方色彩的『五四』新文學運動所開始砍殺，爾後這半個世紀，更西方的『普羅』和『現代』賡續的斲喪這個傳統。於今還能殘存多少，差不多令人不敢正視了。

中國文人的這種傳統，在初被砍殺時，自然，一則是因『五四』立意要走科學與民主的路子，故必然要結下重理性的果；再則，當時北洋軍閥執政，承襲了清廷的腐化而尤過之，便是自毀倫常；三則中國古老的社會面臨一個開放時代，暴露了太多的殘破，而宗法倫理縱有萬般的美好，亦在不合時宜裏見出短絀，皆足阻碍了眞情感作傳統形態的表現；還有就是『五四』不惟立意西化，且立意破壞『孔教、禮法、國粹、舊藝術（中國戲）和舊文學』。其理由便是爲了『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，便不得不反對國粹……』（民國八年一月號新青年所刋陳獨秀『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』）。其後左翼的『普羅』以『革命文學』姿態出現，反道統、反政府、反倫理；再後的『現代派』挾西方與耶穌毀約的餘威而來，雖未必明言反倫理，却是以之爲恥。凡此，皆深重的影響了、乃至改變了太多太多中國今代文人的意識形態，而表現最爲彰著者，便是隱藏眞情感，貶感性而揚知性，居心要矯情的做一個外强中乾的孤高狀者。

恥於倫理，似已成爲今代的風尚。這可比喻爲把西方高鼻樑的審美觀引入中國，那末塌鼻樑者唯有整容一途。眞僞便從這裏分曉。中國傳統倫理，元本亦非絕對的眞理，元本亦非絕對的眞理；時代與社會與價值觀念，皆在急驟的蛻變，倫理焉能萬世一統！然而變者形式，不變者原理。孔家教仁教義，成仁取義唯求心安，不仁不義便是不安。這安與不安就是不講功利的孔子絕無僅有的一個人生目標。若有人認可不仁不義所得的利益，其喜樂遠過於所得的不安，那便由他不仁不義去，但不安的眞情感是無可蠲免的。而所得的利益有消耗淨盡之日，所得的不安將長遠伴隨，竟其終生。這安與不安卽是人性，任時代、社會、價值觀念如何千變萬化，人性却是不變，眞情感自亦不變。王國維所謂的眞情感便是境界，眞是善哉斯言。鐵案如山。

而我所稱許的鄭傑光散文的可愛處，卽在這眞情感的表露，他不去隨俗的去呻吟些荒謬與孤離（如果生命中存有這些因子而不呼痛，則又不是眞情感了）。他愛國家，也愛國家的元首和元首主持的政府，這是作爲一

個國民，一個軍官的眞情感；但在『普羅列塔利亞』刻意製造的文風裏，明爲承襲了愛國家，反政府的『五四』傳統，暗則進行『無產階級革命』的陰謀。實際上，『五四』的愛國家是眞情感，北洋政府之不得不反，也是眞情感。但『普羅』則否；『無產階級無祖國』豈不是國際共黨叫得鏗鏗鏘鏘的鐵口號，但民族倫理衆意難違，不得不爲一種姿態，以愛國爲幌而收買人心，故其愛國也是一種假情感；至於那個時期的執政者，完成北伐，統一中國，實行訓政，積極建設國家，有何可反？而後繼又領導全民抗日，獲致最後勝利，收回租界和海關，廢除不平等條約，盡湔遜清一代留下的國恥，躋國家於世界四强之一，復又有何可反？全國國民愛這樣的元首和政府，自然是眞情感；那末反對者，破壞者，便是假情感。這是十分明晰的。然而一時的惡風，直颳得持眞情感者反而噤若寒蟬，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學，焉得不到處氾濫着一片虛情假意！再看近十多年來，趕時髦的孤高狀者，爭相標榜『現代主義』。西方文明的優越處着實的太多太多，却也不是不問青紅皂白的耗子搬家一般，且也不是搬來就算，或是只搬得些囫圇倉渣。而『現代主義』既反的是集體和傳統，雖作『普羅』的居心詭譎，却尤有勝者，卽連國家亦成爲笑談，視爲一種不合理的結構，至於倫理、法律、種種秩序規範，皆是枷鎖，人類作繭自縛的愚昧結晶。此在西方應是自然產物，亦算眞情感，故也有了不起的文學作品問世。但在中國，無論爲民族性，無論爲時代背景，社會形態，以及國家所處的困難境遇，或許我是個盲者，聾者，我尙無以審察出這種新思想何自來，何自出。然而我也不免自作多情的要爲他們遏制眞情感，矯情的作態狀所落得的苦況，而付於同情。

像鄭傑光這樣一無顧盼的把眞情感流注進他的散文裏，是會被目爲『御用』的。然而我却也無意吶喊助陣，必須歌讚國家，歌讚執政掌權者，歌讚反共的戰鬪等等才是眞情感。果眞你的生命裏並無這樣的成分，勉强出手，亦是虛情假意。大約順手自然——這又是中國民族的性情了；不必單憑理性的立志如何如何，眞情感總是會那麼美好的流洩出來的。而境界，也正就是這麼自自然然的與你的眞情感合而爲一。這却完全不是甚麼訣竅，中國人只相信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造化和緣分。